

【美】约翰·吉尔斯特拉普 著 朴逸 裴翊云 译



HOSTAGE

Z E R O

北方文艺出版社

特拉普 著 朴逸 裴翎云 译



HOSTAGE

Z E R O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17-06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质归零 / (美) 约翰·吉尔斯特拉普
(John Gilstrap) 著; 朴逸, 裴翊云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8.8
书名原文: hostage zero
ISBN 978-7-5317-3986-9

I. ①人… II. ①约… ②朴… ③裴…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0922 号

HOSTAGE ZERO By JOHN GILSTRAP
Copyright: ©2010 BY JOHN GILSTRA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NORTHER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人质归零

Renzhi Guiling

作 者 / [美] 约翰·吉尔斯特拉普

译 者 / 朴 逸 裴翊云

责任编辑 / 路 嵩 富翔强

装帧设计 / 琥珀视觉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320 千

印 张 / 13.5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986-9

定 价 / 45.00 元

1

哈维·罗德里格兹一直等到天亮才敢出来看尸体。为了确保在那个带枪的人离开前不让自己成为他的靶子，哈维几乎一整夜都趴在树林的帐篷里，尽量一动不动，以免被人发现。

如果哈维还有头脑的话，就该趁着夜幕迅速逃离此地。然而每当他挪动双腿打算起身的时候，他又总是告诉自己再等等，花点时间好好计划一下。

从一方面说，他在这里住了很久，生活上基本处在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即使那个杀手已经把死者的口袋搜得干干净净，但是尸体上可能还剩些有点价值的东西，哪怕只是脚上的一双袜子，或许还有一块手表。哈维戴了十年的那块天美表已在上个月彻底停摆了。

从另一方面说，当你变成一个流浪汉——就像现在这样——只能时不时地靠着别人并不情愿的施舍苟且度日时，你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卷入一桩凶杀案了。不像是有人会为他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是不是？他几乎能想象出接受审讯的场景：

昨晚你在哪里？

我在家。

你的家在哪里？

我安顿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昨晚，我的家是在金赛尔城郊外的树林里。

就是发生了凶杀案的那个地方，对不对？

是的，长官。可是那完全是个巧合，不是吗？我在帐篷里躺着，听到有人进了树林。我刚要偷偷向外看，就听到一声枪响，天啊！于是我缩在帐篷里一夜都没敢动。

谁会相信他的话呢？然而，如果现在逃跑，情况似乎会更糟。认识哈维的人并不多，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早晚有人会发现尸体，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总是要第一个受到怀疑，尤其是如果那个流浪汉还穿着死者的袜子，戴着死者的手表的话。

是的，扒下尸体上的东西不是什么好主意，他可不会那么做。

如果他是一个模范公民，他应该唤来人们进行救助。但是平心而论，这可是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他所以选择这么个地方露营，就是因为这里人迹罕至。而如果他要寻求救助，就必须按照救助的字面含义，将双手拢在嘴边大声呼喊：“快来救人啊！”这与他悄悄隐居在此地的想法是难以兼容的。

总之，不管他现在是跑还是不跑，看来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不过既然熬到了这时候，上帝作证，无论如何他是要去瞅一眼那具尸体了。他亏欠自己的够多了。但是，那个可恶的死鬼亏欠他的更多，让他整个晚上都没睡上觉。

终于，是时候了。哈维蹑手蹑脚地从摇摇欲坠的帐篷里爬出来，向四周张望着。和过去几周简直无法忍受的闷热天气相比，这是一个凉爽的凌晨。不过即使是现在，他仍然能感觉出恪尽职守的太阳将送来一个依旧烫人的白天。这个地方在这个季节的气候就是这样，毕竟冬天已过去了很久，而它的重新到来又要在很久以后。

相对而言，冬天是哈维·罗德里格兹最难熬的时候。有人问他

为什么不去一个没有冬天的地方流浪，事实在于，他目前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弗吉尼亚人。波托马克河流域的冬日气候其实还是较为温和的。这里很少下雪，半夜里结的冰一到正午几乎就融化了。即使是冬天，他也很少遇上没能从河里捞点鱼虾或是在林子里捕到松鼠的日子。

哈维伸直了一米七五的躯干，低头看了看他那双豁着嘴的阿迪达斯运动鞋，然后决定不穿它了。左脚那只鞋的胶底快要磨出窟窿了，但愿它至少能再挺过一个下雨的日子。他一边扫视着地平线，一边拽了拽当作短裤穿的游泳裤的拉绳，徒劳地希望它能更紧点。想在炎热的天气里保持体重是太不容易了。

哈维站在原地缓缓地把身子转动了整整三百六十度，观察和倾听周围有没有危险的征兆。还好，看来可以安全地移动了。哈维从树枝上取下夜里晾在上面的T恤衫套在了身上。他很珍惜这件T恤，上面印着联邦调查局的FBI三个字母。

哈维小心翼翼地穿过茂盛的草丛和低矮的灌木走向河边。他判断尸体应该是在这个方向。他一路留心着自己的脚下。如果让赤裸的双脚踩在某个人中枪后淌出来的肠子上，这一天的开端就太糟糕了。

在十一点钟方向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停住脚步，眯起眼睛仔细观察。有什么东西在动吗？他不这么想。这是他的直觉给出的提示，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哈维知道在这种时候他不能着急，要等待他的大脑逐步地理出头绪。他的周围万籁俱寂，只有轻风吹拂着顶端上结了种子的野草，使广袤的大地像水面一样起伏着波浪。

是什么让人产生警觉呢？

不和谐的异常现象。

当有人卧倒隐藏——或是倒地身亡——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融入茂密的草丛，完全消失了踪影。他们或许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出现异常现象的话。当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微风中摇曳时，静止不动的那块植被就是这样的一种异常，何况眼前的情形是比那还要显眼的异常。哈维在起伏的草地上发现了一处明显凹陷的地方——倒下的身体压在草丛里就会形成的那种凹痕。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哈维突然想到了自己的脚印和其他可能留下的证据。但是如果真到了那一步，至少他可以指出他的脚印是从帐篷朝这里延伸的。另外，如果脚印确实成为问题，那么这里至少还应该有一行脚印是和真正的杀手有关的。

还差三米远的时候，他透过晃动的叶子瞥见了蓝色的纺织物。

绝对是一个人。据他所知，人是穿衣服的唯一物种。

他放缓了脚步。“喂？”他喊道，“嗨，你还好吗？”

这个死鬼一动不动。很好，不然的话，哈维可要魂飞魄散了。

只是到了几乎可以俯视的时候，他才看清了这个人的全貌。他倒吸了一口气，用手捂住了嘴。恐惧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仿佛有只手在用力地攥住并扭动他的心脏。

没有任何前兆，哈维·罗德里格兹不由得做出了他自己也不记得多少年没做过的事情——他哭了。

七月的弗吉尼亚。

他们两个人从租来的雪佛兰轿车里钻出来后关上了车门。虽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天气却依旧潮湿闷热，就像是身上穿了件湿漉漉的羊毛衫。与伪装的身份相符，他们穿的是标准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行头。白衬衫、棱纹领带、平淡无奇的细条纹西装。个子矮的人穿的是蓝色西装，他的大块头同伴是灰色的。

大块头是鲍莱恩·冯·穆勒贝洛克，朋友们都叫他鲍克瑟。他正在像走进了教堂的小孩一样不停地扯着自己的衣领。“我向上帝发誓，巴拿马的天气也比这里凉快。”他抱怨道。

乔纳森·格雷夫笑道：“好在我们这里至少还有个秋天可以期盼。”在从军报国的那些岁月里，远离舒适是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他们两人都曾在散发着腐臭的热带雨林气候中征战了几年的时光。然而在弗吉尼亚今天这种天气里穿着布克兄弟品牌的西服出门，似乎比在当年的丛林更为难受，而贴在面部的乳胶塑性材料自然也不会带来任何凉爽舒适的感觉。

他们离目的地还有半个街区。贝森监狱在外形上的最大看点，就在于它的毫无看点。它是一组用白色石块作为基座的红砖结构低层建筑，看着像出自建筑学专业某个学生的一篇劣质作业，不经意路过这里的人也许会把它误认为是一所小学或是一处娱乐场所。

“这是我见过的外形最难看的一所监狱。”鲍克瑟说道。他的话与乔纳森的心思不谋而合。

“墙太薄了，安全防范上也有点松懈。”乔纳森评论道。

尽管冒充成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也像普通人一样把车停在了付费的地段。乔纳森等着鲍克瑟从兜里掏出 3 枚 25 美分的硬币塞进了咪表。“干吗总得我交钱？”鲍克瑟面露不悦的神情嘟囔道，“你的钱多得都数不过来。”

乔纳森没搭话。作为给鲍克瑟签发薪水支票的老板，他知道这个大块头才不会心疼这几个钱。乔纳森也知道，回去后鲍克瑟递上来的将是一张 6 枚 25 美分硬币的报销单。

距离目标不到五十米了。乔纳森问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鲍克瑟回答。他扮演的角色并不复杂。他的任务是在监狱的周围走动和观察，评估它在安全设施上的牢固程度，寻找薄弱环节，确定最有效的撤退路线。目前是行动的第一阶段，动用杀伤性武器不是这个阶段的选择。但是，如果在万不得已时必须开出高爆炸药这剂处方的话，那就是鲍克瑟的职责了。

“你能听到我们吗，鸡妈妈？”乔纳森像是对着空气问道。

他们的耳机里响起了清晰悦耳的回答：“当然了。”这个声音来自维妮丝·亚历山大。这个女人的行政管理能力极强，从而保证了乔纳森的各种行动和日常生活总体上处于一个有序的状态。她还有一个特殊的才能，就是能让信息空间的电子流随着她选择的音乐翩翩起舞。她让世界各地数不清的 IT 产业和保密安全方面的管理人员大惑不解，搞不清他们那些“固若金汤”的数据库究竟是如何被人侵入的。

维妮丝继续说道：“我的屏幕上能看到那里所有的监控视频画面。我已经开机将近一个小时了。你一进门，我就可以向你挥手问好。”

接近正门时，鲍克瑟停住了脚步，不让自己走入监狱外围摄像

头的监控范围。“祝你好运，头儿。”他说，“你的鼻子真的很漂亮。”说完，他就到周围溜达去了。

乔纳森苦笑了一下。他伪装得不错，填充了面颊，增大了鼻子，足以骗过面部识别软件。他通常不这样化妆，可是这次行动的地点太近了，简直像是在自家后院一样，所以他格外加强了防范措施。他甚至还戴上了隐形眼镜，把自己的蓝眼睛变成了棕色。

他拉开玻璃门的右扇，走进了接待室。里面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是 20 世纪 70 年代那种滑雪度假村的前厅，墙壁是用表面粗糙的米黄色砖块砌成的，从褐色瓷砖地面的边缘一直砌到了贴了隔音板的天棚下面。

长方形房间的尽头坐着负责接待的警官。见到有人进来，他显得有点不耐烦。“探视时间已经过了。”他说。

“当然是已经过了。”乔纳森说。把手伸进口袋去掏他那张偶尔使用的合法证件时，他有一个感觉，似乎这个接待员正等待着他的到来。“探员哈里斯，联邦调查局的。”

“要的就是这个。”警官说。

“不想猜猜我在这儿来见谁吗？”

警官耸了耸肩膀。“我们关押的这些囚犯里，遭到联邦调查局指控的只有吉米·亨利一个，罪名是绑架和谋杀未遂。”

“就是他。”乔纳森说。他已经靠得足够近，能看到警官的名签了：戴安。乔纳森希望这是他的姓氏，而不是他的名字^①。

警官注意到了乔纳森的目光。“如果你想笑，最好就现在，”他说，“那样我也就省得起身了。”

“我叫利昂，”乔纳森撒谎道，“这个名字也不怎么样，电影里

^① Diane：音译为戴安或黛安。可用作家族姓氏和人的名字。用作人名时，是 Diana（戴安娜）的异体，女子名。

著名的杀手。有这样一个名字，我就顾不得笑话别人了。”

惺惺相惜，漂亮！

“到那边的门口去。”戴安说着，脑袋朝厚重的铁门那边歪了一下，“我开门放你进去。”

乔纳森沿着走廊向前走去。他已经在维妮丝的屏幕上熟悉了这道走廊。就在两个小时前，他还在位于渔人湾的办公室里仔细观察这个地方。进了第一道门便是安检隔离区，一张齐胸高的长长的台子挡住了他。如果换一个场景，你会觉得它像是个吧台。

“我总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戴安从另外一道门走进隔离台的对面时说道。他把手伸到台子下面，取出了一个长方形的盒子。“你需要把枪还有其他武器放在这里边。吉米·亨利一经被捕就请了律师到场。他的律师是本·约翰逊，你认识他吗？”

“从没听说过这个人。”乔纳森说。他从皮带的枪套中抽出一支15发装的9mm格洛克手枪，退出弹夹，关上保险，然后把枪和弹夹都放进了盒子。他注意到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壁挂式摄像头，但是没看到金属探测器。

“本·约翰逊是个能干的律师。他告诉那个孩子把嘴闭上，那孩子真就什么都不说了。”

“哦，”乔纳森说，“我现在跟他聊聊行吗？”

“你确定吗？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他说的任何东西在法庭上都是不算数的。”

“这么说我在讯问他的时候要小心点了，是不是？”乔纳森模仿着他多年来从很多联邦特工那里听到的居高临下的口气。

戴安掀起一块台板，打开下面的门，让乔纳森进去了。远处还有一道厚重的金属门。戴安抄起墙上的电话，拨了分机号4272。乔纳森记住了这个号码，虽然他不知道是否会有用。

“嗨，蔡斯，我是比尔。我待会儿要 let 一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进去。他想和亨利那孩子谈谈。”短暂的停顿后戴安又说，“什么，你以为我这儿没有表？不是我给联邦调查局打的电话，这个人自己就来这儿了。是啊，对，他们办事不是一向如此吗？”

他挂了电话，接着按了台面下的一个按钮。电子门锁发出嗡嗡的声响打开了。乔纳森走过去拉开了门。荧光灯照耀下的牢房区展现在他的眼前。乔纳森跨进门槛时，感觉四周的钢筋混凝土墙壁向外散发着经年累月沉积下来的恐惧和苦难的气息。但凡是监狱，不论是弗吉尼亚州政府还是萨达姆·侯赛因建造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里边充斥的只有悲惨和痛苦。

另一个看守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他的名牌上写着：巴特尔斯。“你来得挺晚，”他说，“我以为你们联邦调查局的人只干白班呢。”

乔纳森没跟他闲扯。“我得和吉米·亨利谈谈，”他说，“你这有审讯室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早就知道。

巴特尔斯的态度也随着访客的语气而认真了起来。他指了指监区主廊道中间的一间屋子。

“那就麻烦你把他带到这里来。”乔纳森说着就向大厅走去。

巴特尔斯快步跟了过来。“什么事这么急？”他问道，“你们通常都是提前打电话告诉我们的。”

乔纳森没理他的问题，走到了审讯室门口。“待会儿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请把屋里的录音设备关掉。”

巴特尔斯停顿了片刻说：“那可不符合我们这里做事的方式。”

“今晚的情况特殊。让我们把该办的事情抓紧办完吧，好不好？”

巴特尔斯不喜欢这样，从他的脸上就能看出来。不过他还是打开门，让乔纳森进去了。“你坐会儿，我把他带来。”

乔纳森走进屋里，身后的门关上了。看守锁上了门，仿佛是读

懂了他的心思——也确实是经常读得懂——维妮丝在耳机里说道：“别担心录音的事。我这里可以用电脑控制他们的声道。即使他们不把录音关掉，一会儿亨利来了，我也能把所有声音清零。”

知道她能看见自己，乔纳森微微点下头表示明白。他找了一把没有拴囚犯脚镣用的那种铁环的金属椅坐了下来。

巴特尔斯的传唤让乔纳森疲惫的双脚得到了十分钟的休息。他注意到屋顶上方的摄像头。尽管化了妆，乔纳森还是尽量避免抬头看它。

门锁转动了，吉米·亨利在巴特尔斯的押送下走进了房间。这个十九岁的囚犯约有一米八的身高，从橙色连身囚衣下的身材看，他平日是干重活的。深棕色的头发睡得乱七八糟，眼睛好像是陷进了头骨里。他显然是对自己被人从床上拖起来感到不满意，不过他知道即使提出抗议也没用。

“坐下。”巴特尔斯指着一把空着的椅子命令道。

吉米沉着脸点下头，挪动着戴脚镣穿拖鞋的两只脚来到了椅子旁。由于双手被成套的铐具固定在了腰间，他坐下时显得格外小心翼翼。如果你跌倒的时候无法自我保护，你就会明白你的鼻子和牙齿有多么脆弱了。等小伙子一坐好，巴特尔斯就开始把他的镣铐拴到椅子上。

“没这个必要。”乔纳森说。

巴特尔斯白了一眼，继续做他该做的。确认一切妥当之后，他说：“你让他回去时就砸下门。”他锁上门离开了。

乔纳森靠在椅背上，抱起双臂，跷起了二郎腿。“这么说，你就是吉米·亨利。”

“我已经讲了，我不跟任何人说话。”吉米说，“这个钟点儿把我带出来是不合法的，剥夺了我睡觉的权利。”

“录音关掉了，”维妮丝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了，“是他们自己关的。”

“这么说你懂得自己的权利，是吧？”乔纳森用嘲弄的语气说道。

“我当然知道。”

“啊哈，那你知道为什么你到了这个地方吗？”

吉米只是干瞪着眼睛。他有权保持沉默。

“干得不错，”乔纳森说，“就是说这段时间你一直闭着嘴巴？你什么都没承认？”他的语调里露出了些许的赞赏。

吉米抬起头，眼神有了一点变化，他的抵触情绪有些减弱了。

“坦白说，”乔纳森不再抱着膀子，而是把胳膊支在冰凉的桌子上，向前倾着身体说道，“首先我得让你明白，如果你想快点死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惹我生气，而惹我生气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我重复我说过的话。明白了吗？”

吉米这会儿露出了一点笑容。乔纳森的身高要比他正在威胁的对象矮个五公分左右，模样看上去也不可怕。不过，他虽然没有一副吓人的身材，眼睛里的那道寒光却是令人生畏的。吉米注意到了他的眼神，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嗯，好吧，我明白了。”

“记着，吉米，你没有犯错的余地。”

“FBI的特工都是你这个样子吗？”

乔纳森又回到了原来那种放松的姿势。“嗯，问题就在于，”他说，“我不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是你从来都不认识的一个朋友。我的使命就是从这里把你弄出去。”

吉米用怀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往门口瞥了一眼。“你什么意思？”他的声音低得如同是耳语。

“我为那些不想让真相泄露出去的人工作，就是你今天早晨所干的那件事。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以雇人干掉你，他们也可以雇我

来救你出去。如果我是你，我就会选择让我救你。”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被人逮住的笨家伙。你是个傻瓜，不过你还年轻，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还活着。但是，让你离开这里的提议三秒钟后就会失效。你打算合作吗？”

吉米又越过他的肩膀快速察看了一眼。“你想怎么做？”

“那是该我操心的事，不是你。准备好凌晨两点钟走。还有，牢牢闭上你的嘴巴。他们给我钱只说让我试试，我不是非得成功才行。如果你背叛了我——”

吉米突然来了劲，使劲摇头说：“不，上帝作证，我绝不会那么做。”

乔纳森没有着急，他想给对方注入更多的恐惧。“好，那么我两点钟左右再来。我要求你躺在床上尽量装睡。起床时你就穿现在这一身。你不要自作主张想干点什么。到时候，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站起身说道，“过会儿见。”

当乔纳森走到门口正要敲门喊看守时，吉米在椅子上快速转过身问道：“等一下，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怎么知道跟你在一起是安全的？”

“你没法知道，”乔纳森面无表情地答道，“但是你想想另外的结局吧。你是个绑匪，小子，如果你们枪击的那个人死了，那么你的胳膊上就会多个针眼。”

“我没向任何人开枪。是那个疯子干的。”

乔纳森举起手打断了他。“别说了，我不关心那个，至少现在不是时候。好好闭上你的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敲门喊来了巴特尔斯。

哈维完全没想到，仰面躺在地上的是个穿着磨得很旧的睡衣的小男孩。这孩子闭着眼睛，嘴上被人从脑后绕着贴上了一圈胶带。他双腿微蜷，双手放在肚子上，好像是殡仪师特意为他摆了这种姿势。哈维对这类事没什么经验，但他推测这个小孩是十三或十四岁，也可能更小一点。这么大孩子的年龄是很难猜准的。

他的情感不知为何就突然爆发了。起初哈维觉得有点难为情，不过他意识到这是人性使然。这些年里他见过很多的死亡，而且不用多久对见到死人就习以为常了。但是，那些死人都不是孩子。如果你对孩子的死亡也见怪不怪的话，你的生活就没什么指望了。堕落到那一步，你的存在对于这个社会也就毫无意义了。

哈维呆呆地站立了很长时间——也许是三四分钟，或者更长，想着他应该做些什么。像他这种流浪汉的尸体躺在草地上被秃鹫啄食，或是被狐狸和野狗一块块地叼走，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能眼看着这个孩子——

男孩的胸脯突然间有了起伏。用不着说什么具有戏剧性之类的话，他的胸膛真的动了。

哈维靠得更近一点。他明白原来是他搞错了，这个孩子没有死。孩子的脸上还有血色。哈维弯下腰抓起男孩的一只手，还是热乎的。揣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哈维跪到男孩的肩膀旁边查看他的颈部。哈维用两个指尖找到他的喉头，然后沿着环状软骨和胸锁乳突肌前缘之间的凹陷部位滑动手指，希望在那里能找到细微的脉

搏。他找到了，是强劲有力的脉动。

事情不大对头。哈维从男孩的腹部抬起他的一只手，然后松开了，孩子的胳膊像是一块石头一样砸落下来。这个孩子处在毫无知觉的状态。哈维查看了他的眼底，明显的瞳孔收缩，毒品的作用。

哈维仍然跪在地上，但是直起了腰。他伸长脖子环顾周边是否有人路过，发现没什么人后他松了一口气。他必须做下一步的事情了。如果被人撞见，他就很难解释清楚了。

他需要扒光这个小家伙的衣服。

上帝作证，确实有人开过枪。睡衣上看不到任何的窟窿或是血迹，但这不等于孩子身上没有枪伤。哈维用颤抖的双手解开四个纽扣，把睡衣掀向两侧。他注意到在这个男孩的胸口上方锁骨以下的地方有轻微的瘀伤，但是胸部和腹部看着都还正常。孩子总体上是偏瘦的，然而似乎不是由于营养不良。

哈维的技能恢复的速度之快，让他自己都感到惊奇。他仿佛要扎入游泳池似的将右手压在左手上面，用手指在男孩腹部上进行触诊。松软，有弹性，没有明显的内出血，肝、脾的大小都正常。

漏诊也是一种误诊，哈维需要扩大诊察范围了。

为了检查孩子的臀部，哈维拉开松紧带，把他的内裤褪到了小腿上。仍然找不到伤口。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而且没做割礼，肯定不是一个犹太人。怀着越来越乐观的情绪，哈维搬动孩子的大腿和上肢，把他侧过身靠在自己跪着的大腿上。哈维把睡衣拉到孩子的肩膀上边，露出了他的整个后背。看到没有任何贯通伤，哈维长出了一口气，又让男孩恢复到仰卧的姿势，把睡衣拉回了原位。

还要检查什么地方？哈维努力去回忆他在海军陆战队接受的训练内容。

对了！他的胳膊。枪伤似乎可以排除了，那么他的胳膊应该最